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書十五

論詩

論詩書 顧璘

與足下一見即出郊居野人歲計牽縶不能不然無足為髙明道者念所論詩説衷臆耿耿未盡畧為一談國朝自弘治間詩學始盛其間名家可指而數今亡去有

集傳世者三人李獻吉何仲默徐昌穀三人各有所長李氣雄何才逸徐情深皆準則古人鍛琢成體純駁優劣可畧而言大抵皆作家也今雖後賢翹起孰不同聲歸許哉然三賢皆余友嘗共講習而商訂之者知其淵源所自未嘗不擇法於古人李主杜何主李徐主盛唐王岑諸公皆因質就長各勤陶鑄是以立體成家咸歸偉麗夫豈苟然而已哉詩之為道貴於文質得中過質則野過文則靡無氣弗壯無才弗華無情弗藴杜宗雅

頌而實其實其蔽也樸韓昌黎以及陳後山諸君是也李尚國風而虛其虛其蔽也浮溫庭筠以及馬子才諸君是也王岑諸公依稀風雅而以魏晉為歸冲然有餘韻矣其蔽也易而俚王建白樂天以及梅聖俞諸君是也嗚呼諸君並立名代之才而學詩之蔽猶至於此詩可易言乎哉余又有說今世論詩者言風雅則妄耳上漢魏次李杜王岑諸賢今賢雖衆疇能訾議則詞林之規矩在是的矣舉六朝則曰靡弱舉唐初則曰變體未

純雖承先生之常談其實確論乎外是謬矣奈何臨楮灑翰率就其所非而棄其所是綴疊雙聲比合五色雖呈燦爛實昧性情豈中道難從而偏長易勉乎抑新奇易以驚世乃違心以騰名乎杜子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當要諸後世不可苟悅於目前也或者謂揚雄太玄可覆醬瓿桓譚以為必傳顧吾與子不及見耳斯謂良工獨苦者乎余老衰不能復振幸皇運之休明慨英賢之太過抑遏莫語安得不盡於足下哉載覩前

代之文弊萌於所勝變生於所窮盛衰相因關繫非細漢承亡秦縱横之餘建武一變文章爾雅其季乃至委靡不振唐變六朝開元之音幾復正聲宋變五代元祐諸賢遂倡道學及其季也各有纖瑣繁蕪之陋文盛則運盛文衰則運衰莊生曰世喪道也世與道交相喪也可謂洞見幾微者矣國家今日之文不知一變而盛乎再變而衰乎不可不深長慮也足下示教新編雅志高邈將以揚風雅之墜緒故詞旨氣格直追李杜而上之

特其閒六朝唐初之語時亦有之余竊疑焉豈風俗之變賢者不免或衆耳難諧茍為同聲歟是二者皆非足下所宜有也閤下獨見必有定説千萬開教以袪茅塞幸甚

與莫中江書　朱曰藩

舍弟歸辱手誨諸旣展奉惶悚不肖十一月來即謀襄先祖妣葬事百念冗廹懷抱可知幸今反虞之後始獲稍稍安妥新春伏惟行署有相台候動止萬福别後承

頻有過從旅況喜不落寞新作想益加富詩末技也以吾中江曠世之識超凡之才奚屑語此顧乃畀遜如處女使人人若得以開户焉者何邪且以古人之詩言之其為調之高雅措詞之藻麗立意之玄妙中江豈不知也顧乃一有所作於己之調之辭之意反遲疑而不能決遷延而不敢出豈古人所有中江獨無哉意者躭嗜太鋭謙虛太過是以自信不專求全太速反有傷於淵雅之致耳誠欲獵古人之精華傳一己之體格不斷勝

於人不茍同於俗博採以聚之玄覽以一之未契不強求已契勿固執若有若無必俟其優柔自得與已為一蓋自得則自信自信則無古今無人我合嘉會之緒成衆妙之門不貴黼黻而貴簡要不貴糟粕而貴神奇渾融無迹自不待較之於銖銖兩兩之間矣方其求之之初千蹊萬徑我或不免為古人所使至此則通於一而我反使動古人也是故自信由於自得必自得始可以言詩也是故詩不可徒寄好惡於人也情中江愛放言

至此行矣中江以子之心行子之事勿悔歲月之無多勿憂聦明之不逮勿患著述之不早我能為蘇李則贈答之數首足以見蘇李矣我能為阮步兵則詠懷之八十首足以見步兵矣靡薄無實之言雖多奚益向見中江言唐荆川作詩亦不甚多似荆川意亦如此不知中江以為何如匆匆卒歲扁舟之約不能踐矣聞新號鳳阿定否舍弟傳諭索鄙作昔周王之吉士非名康公不能遂歌區區譾陋豈易供此役容後圖之不具

又答友人書 車大任

辱丈再惠書若津津乎深有羨於藝文然者且欲僕吐其千慮之一得僕何敢不竭其愚忠雖然雕蟲小技壯夫不為此道非吾人所甚急也僕何言哉蓋衿佩之家而應舉者不以此為去取也簪組之夫而治事者不以此為殿最也故曰非所宜急也豈惟不急亦有大損夫士而越俎治庖則妨工奪志其人必在孫山之外矣官而尸位操觚則力窮事廢其人必掛彈章之中矣信乎

其非急也今僕固閒居奉母可以縱談之日姑緩頰陳其梗槩竊謂詩文之道其體最嚴其用最大然博古必窮於丘索積累必深於歳時而後可以成一家言藏之名山傳於後世何也詩文各有體不辨體而能有得者未之前聞也夫文貴顯也不顯不足以敷暢其事情詩貴隱也不隱不足以見深長之味設若以文為詩墮議論之窟矣以詩為文乏經緯之章矣故說者以為詩祖盛唐文宗兩漢豈不謂其氣格骨力足以追三百篇之

遺響紹六經之廢緒哉曰盛唐則中晚非其至矣況宋元乎謂其句之費雕鏤也然不鑒弊於宋元不足以造盛唐之奥也曰兩漢則晉魏非其至矣況四大家乎謂其格之失高古也然不妙運於四家不能以入兩漢之室也僕以為博雅二字缺一不可徒博而不能雅則飣餖飣湍筵眛斷輪之旨矣徒雅而不能博則空拳應敵如孤陋之譏何第由博以造於雅則可未博而先求雅則不可今夫人家未睹鄴侯之架身不下董生之帷而遽

欲雌黄千古網羅百家譬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貧家效富家之宴傍觀者秖有揜口笑耳焉用文之僕自幼閲文選一書乃昭明太子開博望以招賢酌前修之筆海自兩漢三國六朝代不數人人不數首而為之分門别類種種快心雲蒸霧涌玉振金相故其自序有云陶匏異器娛耳則同黼黻殊章悅目則一良不虛耳然其篇帙浩繁典故錯出今人既不能作亦不能讀非不能讀也不能作雖讀如未讀也左思之三都賦十年始成司

馬相如子虛賦百日始成故又曰事出於沉思義歸於翰藻今人讀未終篇而倦焉思卧者比比是已乃欲以旦夕奏功其作必不佳其傳必不遠辟之望洋大海縱有如椽之筆終傍人籬壁下作生活其能自開一堂奥哉嗟呼此道難矣多錢善賈長袖善舞自古記之盖可與深思好古者言難與淺見寡聞者道耳故僕以為必熟讀文選一書更歷寒暑晝夜之勤積之數年方可下筆今請勿輕置喙焉即僕自審素無立言之才竊有效

羣之志且生平不善藏即連篇累牘朝而脫稿夕布國門欲求一言之幾於道不可得矣何者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僕請自今了心世累家食之久無他事關心或可墮體黜聰研朱滴露畢餘生以究心此道不求言而言出焉一吐其胸中之奇其亦庶乎其可也嗟嗟僕過矣僕乃今亦輕置喙矣吾人固自有一段上乘功夫調攝身心皈依性命毋重敝帚而輕千金毋采春華而忘秋實惟求之琅函芝檢以潛通乎灝氣頓解夫天弢不

立言語文字為宗者此乃安身立命之方恐區區詩文非其至也且徒以弊耗精神博名高而垂不朽抑何益哉古人云千秋萬歳名寂寞身後事名成且爾況未必名乎故曰此道終非吾人之所急也就丈所及而試言之丈亦試聽之姑不一一

與楊抑所論詞學　王㴊元

詞雖小道綽有體裁用調必分南北長短北調合絲絃要雄渾南調叶板眼要婉麗長調曼聲舒嘯要腰腹飽

滿短調度字下刻要綿密節湊反一於此不稱當家矣用韻必識陰陽輕重如北詞重務頭南詞重閉音務必陰陽分明輕重合宜始稱作者一失較量見笑大方矣作者才情雖不同要不出此三者曰情至語曰典麗語曰口頭語學情至不成流為隔靴搔癢學典麗語不成流為學究填經學口頭語不成流為張打油套子此皆作詞之大忌學者所宜究心也且傳奇猶可藏拙套數最難用短即如新水令一套原屬雙調必欲南北不溷

腔板不雜始終匀稱轉折周密方可入選在先作者張斗如論之詳矣近若張子玄龍子猶王伯良沈伯英祁虎子輩頗稱當行今得抑所諸君從而後矣

再與趙淮獻書　徐師曾

近承枉過南湖之上并示佳集且委評選豈謂僕粗有知識能永其傳耶悚息悚息夫詩不易作亦不易選故受命以來繙閱數過而後措手乃就諸體若干篇中選取止此非敢謂足下之詩不佳蓋求精耳且詩之傳在

精不在多杜審言工部之祖也集止數幅歷千餘年不泯非以其精乎唐人選唐詩若國秀極玄河嶽英靈諸編均非巨帙所謂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者誠至論也足下所著富至千篇而諸體各有短長故入選者或什五六或什二三所取不多無足怪也僕誠不能窺詩人門户然竊妄意以為詩有格調有神采有字法句法格調見於神采之外神采藏於格調之中若字法句法所以經緯二者而動人膾炙非謂纖穠藻麗綴緝滿紙而以

徒多為勝也故有一句不佳即棄一聯一聯不佳即棄一章者此選詩之法也今欲因一句一聯而存一章將無魚目混珠之誚乎即如草玄翻墨汁擊劍落霜花隱几時看髙士傳閉門嘗謝故人車剪取白雲為帳服斷來黄獨當餱糧頽壁雨深蝸自篆小檐泥落燕空巢心同逝水歸滄海興逐孤雲渺太虛寄情欲折江邊柳問訊遥憐隴上梅坐臨流水心如洗卧對孤雲意更閒又如惟有天中月應憐白髮愁張翰不歸秋寂寞西風吹

老紫蓴絲何時縮地一相訪掃榻與君秋卧雲不知濁世紅塵裏消受清風有幾人忽有蓴鱸動高興夢隨烟雨落松江空山雪後月初霽折得梅花寄遠人並是佳句第恨全章不相稱耳必欲因此而盡存之恐為後世所嗤笑也若加改竄使前後相稱則入選何疑嘗見勝國時月泉吟社集中有摘句圖蓋取人所長不忍輕棄之意足下倣而存之不必全載可也足下如以僕言為然則當承命作序刻此二百三十餘首至足至足矣毋

事姑息令後人窺其淺深也伏惟裁示以為進止幸幸

與謝四溟論詩書　朱安㳞

不覿睟顔聆清誨已數年矣跡雖違遠而景慕之私盖每食未嘗不在鉅鹿下也門下以英邁之才洪博之學馳騁騷壇主張風雅為我朝隱逸之冠孟襄陽不得專美於前矣此海内操觚者之通論非僕之佞也僕竊自念幼而垂髫始就外傅即閉汴中謗云宗室讀書徒費精力耳其言行不得齒於士君子其詩文不得附之作

者盖以紈袴之可鄙也僕以為信然及稍長讀古人之
書得見往事乃知其為謬論也三百篇多閭閻婦女之
詩而聖人著之以為經巷伯刑人也而仲尼不刪而况
於宗人乎若漢之向歆魏之丕植梁之統與大園唐之
適之太白宋之汝愚子固輩皆屬籍天府而制作傳之
後世載之簡策者固不少也於是矢心自勵乃取漢魏
盛唐諸詩讀之亦時時擬作一二篇如瞽行無相遂廢
而不為也徐思其故恍然悟之以為百工技藝皆有師

傳習舉業者必得名師指授詩道之大而今人皆欲自能之豈不可笑也哉李少泉先生者空同李公之門人也及其謝政僕得從遊授以詩法始知詩有格有調有聲律第才識庸謭駑駘難策是以雖知之而未能也後門下遊梁得覩代卷録亦知其非純粹之作也庚戌以後門下北遊京師觀光利見詩道大備矣遊燕集一出藝林增重焉人皆傳誦始知有謝四溟也戊午再至僕得伏下塵聆緒論受益多矣別來時覽教札啟廸勤懇

非素交心賞能如是哉僕觀近日佳製有可議者不敢隱默以負知遇昔人有願為子美之忠臣者亦此意也今適晉稿似不如遊燕集而中州行稿又不如適晉稿矣至於寄兩京之名官以詩做人情失古吟咏性情之旨和李杜之長篇如合婚之用月老牽張家而配李家也格雖是而無復遊燕集之音響矣何大復之摶沙振皮鐸之喻是也此無他多作之故也倘門下不遺葑菲兼採芻蕘翻然改轍惟端居養氣而已使浩然充滿然

後落筆如煉金琢玉作一篇則可傳一篇勿貪多而務廣使後人有所去取也此雖愚者之一得未知高明以為何如劇談而無忌者恃惠子之知我也

奉師季先生書　徐渭

前日承夫子賜書之後即有長啟奉獻付尊門云待錢信去便故尚未得達函丈其中有不盡者則以詩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

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真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决不可以意義説者不知夫子以為何如渭極欲恭詣函丈以聞新解兼得進其微愚家事草草遂絆此行俟函丈脱稿後或可得卒業也不一

答王孟肅　徐應雷

老親病體不時陡甚僕不能復赴館陽羨六月初遷南韓宗伯宅後北園有高岡老樹一望緑疇野橋流水不

謂入城翻得山林之致親疾小間便於大樹下宴坐念何日與足下談對竟日忽得手書甚慰新詩清貴可敵右丞以足下之才華與心境必能作極平淡詩詩之平淡者此詩之最上乘也葛氏謂從組麗中來落其紛華可造平淡蘇子謂為文當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然則虢國夫人必老而淡掃蛾眉以朝至尊乎淡者質任自然不施粉黛而面白唇紅翠眉綠髮皓齒素手其色澤光華可鑑故足貴耳乃至飛燕后飾太真宮粧

與淡粧等何者其后妃之分固然其國色固在耳絢爛即是平淡豈有漸造之理若五色絢爛與平淡為兩截則無貴平淡矣故葛氏云今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為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似也然又云到平淡處甚難夫曰平淡甚難則可曰到平淡處甚難則不可平淡之境豈鑪錘雕琢之功所到哉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東風總不知大都詩與文出乎天然未嘗不平淡未嘗不絢爛桃李薔薇芙蓉是也出

乎天然雖絳桃紅藥未嘗不平淡不出乎天然則剪白紵為花素綃為葉不名為平淡故陶詩平淡非必飲酒閑適即荆軻詠故是平淡秋風蕭颯白天地間所有耳右丞詩平淡非必輞川田家即九天閶闔萬國衣冠雲裏帝城雨中春樹等語是極平淡語是極清空境界何者寫帝居氣象毫不損益耳淡者非若粉地可施五色又非若繪畫不復可為粉地也明珠白璧不可施五色而其光采焜燿若備五色日月光被非青非黃非紅非

白而天下無一色不在其光中自非凝神而照萬境其可與語淡乎吾嘗天下味多矣天下百物珍羞必五味調和唯蝌也生而有至味可淡食文章之極淡者蝌也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一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書十六

論詩

答高洪父　何偉然

詩中更削真為一字之師從此充悟受益良沃然小子固有繆思未敢質之大方之門而軒鏡在懸雖自知邪魅安得不呈肝膽竊意詩之作也不踰情景二字五方

風土之異百代遷變之情或有古人所不及歷而今人歷之則今人自宜隨今之所歷而發今人之語用今人之字既不能强古人之所未歷者豫用之以合我又何必强置今日必用者以投古人今人既可以發古人之未發又安得不用古人之所未用如必但取古人所用之字而用之轉換湊泊便成大家靈心巧運又焉用之況古人亦自有用有不用也彼長吉之奇誕生澀何嘗依様葫蘆而長吉卒以敢用重若劉夢得不敢用糕字

宋子京云空貿詩中一世豪如必以一字求合古人則所以負於古人者多矣然而先生之所教亦見今人不知情景為何物惟取新於一二古人未用字使不能用一二未用字者見之輒驚如蝦荒蠏兵竟不知其非利甲也則先生之所教者宏矣辱以小友見收故不揣愚昧唐突先生能宥其罪而進之否

答楊蠖菴銓部　楊鏘

臨卭水山槩佳吾兄又得佳中之佳者觀來書摸寫點

綴幽秀凄清開朗醞釀無所不有已堪神往乃筆端婉雅則又不減柳河東手也此等清福弟何敢望然弟亦頗有快活處省會紛囂莊語為諱任取眼前之景領略到來之人調笑詼諧放浪鄙靡與之為嬰兒寄之乎詬厲嗟嗟蠖蜷足下我用我法謂是足以逃焉否耶所云近日詩派的有可異但求新脫絕無性情才短而故為倔强意淺而更有痕跡固不若弟之不能而能不能也人面之不同極百千萬億之人以至百千萬億世之人

雖極相肖似而必有不同者此化工之妙也然未始少易其耳目口鼻也詩亦宜然意相景會各有所領但能直抒己懷自不拾人餘唾總有真才則有真詩矣若必欲避熟徑標新思不顧意象之離合則胸中先自決裂偏拗而冲夷雋永之天趣亡矣一時習尚如此後之遡源而公評者當何如哉向嘗質之曹能始先生曰近派詩新脫可喜第覺反著色象何如先生曰然新而有痕吾兄聰悟過人當有契於斯語也

與友人　尹民興

不肖五十五年於今二三年中始成詩歌內乏雅德體骨饑寒亦安能為雲霄海嶽之吟者顧孤憤酸辛之情狼子豹孫跳走不住溢而成聲切而成韻當斯時也豈復計其和平温厚起承轉合遵古詩君子之憲章者昔華州杞梁之妻哀至不擱衝為痛響遂至感動地軸墜陷城隅令兩女子自圖其哭之善營度口吻以與十七八女娘競其咽咽嗚嗚則且不足以感曾國之郊人而

況動搖天地哉膚肉聲嗚之外夫亦別有存焉者矣豈
專柔潤藻巧而後始為天下之詩人乎懐抱斯言非足
下不可以吐此故略陳固愚幸惟裁察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王宜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書十七

講學

與顧東橋 王守仁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畧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

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説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吕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吕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為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耶豈非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

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耶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為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為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為律而身為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特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歷明時之本固在於此羲和歷數之學皐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耶封禪之說尤

為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為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為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耶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

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為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為之分釋未及乎拔

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
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之域而猶自
以為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
西而氷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
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
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
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

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

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

學校之中廹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茍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皥皥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

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併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巳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巳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巳之通禮也葢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巳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

馬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猖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横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内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

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茍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鬬爭刼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而覇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盖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覇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智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覇者之藩籬而聖學

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謔跳踉騁奇鬬巧獻笑争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説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虚文莫自知其

所謂閒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滞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閒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盖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

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

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滞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

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望乎

答羅整菴少宰　王守仁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曉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贛後人事復紛沓先具其畧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為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為極則而安之

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辯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為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即皆自以為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

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論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已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説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

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旣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闕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

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内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為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内外性無内外故學無内外講習討論未嘗

非内也反觀内省未嘗遺外也夫為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已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内省為求之於内是以已性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功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

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

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
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
之儒者認理為外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
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
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
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為
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
之約而脫畧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

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髙明哉況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

未必不以之為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為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為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所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

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扵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扵未壊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扵已壊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為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隠扵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為朱子晚年定論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歳早晚誠有

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于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决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

美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巳乃益於巳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巳適損於巳也益於巳者巳必喜之損於巳者巳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與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辯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

未能了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導啟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答徐成之論朱陸書 王守仁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己所是已無絲髮之憾

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謂僕漫為含糊兩解之説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為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為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覆而昨者所論實未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為無過

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

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有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

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
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
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
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
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
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敝力終身苦其難
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
而當時晦庵之自為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

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為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糊兩解而陰為輿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為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為是也衆皆以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為非

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逺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徳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為學烏在其為學也已僕嘗以為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為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為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

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已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為巳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寃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為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

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於今且四百年莫有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為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為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為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為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為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

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為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為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盡之則吾恐晦菴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賛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為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

顔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為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為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為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

非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僕今者之論非獨為象山惜實為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為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誠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為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

論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 王守仁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既還却殊怏怏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叙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删去之為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為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隂私不可以為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繆於私意君子與人

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巳無所私焉此所以為簡易之道世人之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為炎凉之嬗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凉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為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為吾友而吾不可以

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其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待生而來者亦隨俗而待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

合狗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為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鶩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凉之説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顔路三歲回由之相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凉而自畔於禮其閒不能

以寸矣吾凡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為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

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為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為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倀倀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已責之已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

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飭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畧知求道為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奄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

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為已有分寸之知即欲同

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為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為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為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僕盖未嘗有諸已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

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又荅儲柴墟　王守仁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荅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為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况不挨

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顔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耶夫師云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已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已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為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

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為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嘆服以為如寅之者真可為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簀子路臨絶而結纓横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頽風靡為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絶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

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知從而求師也吾見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勿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已者言

也若其徳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人歸遽劇極潦草便間批復可否不一

與陸元静書 王守仁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兹多口亦其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為之辯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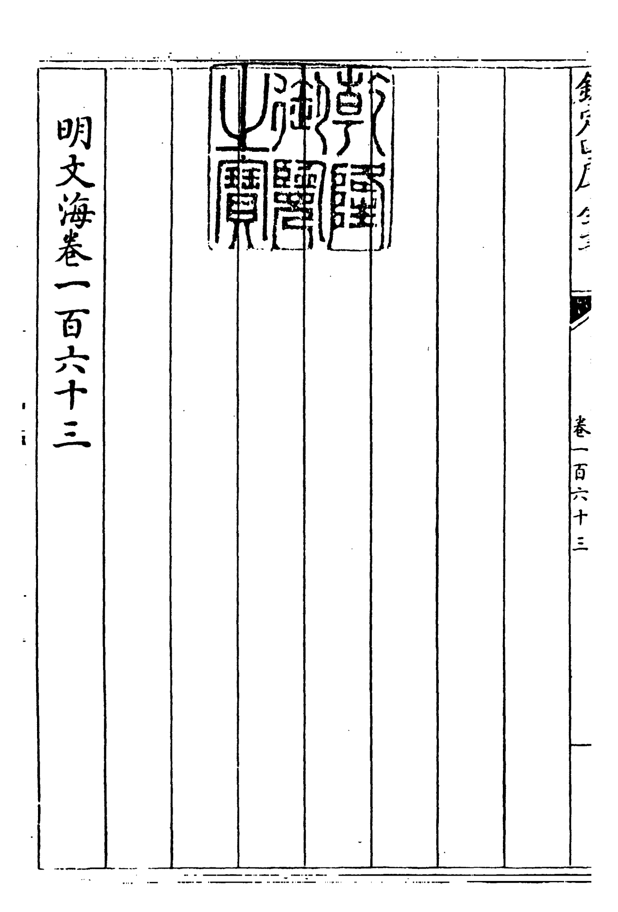
與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已茍其言而是歟吾斯
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
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
實以務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
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
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為說亦將自以
為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
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

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横不信之念莫肯虚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為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為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為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説於人耶亦求同其學於人耶將求以善而勝人耶亦求以善而養人耶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説耳何嘗知行合一耶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為罪尤重

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有未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毁譽而動其心耶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為盡非伊川晦庵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毁斥逐况在吾

輩行有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已而遂有所踈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為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為異時相信之深者乎衰絰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於泯默者不覺叨叨至此言無倫次幸諒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

惟濬及崇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頗為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細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藴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説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王　宜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書十八

講學

答胡廬山督學 趙貞吉

相思甚苦不數奉書問者以公闗防之地且煩於酬答耳向陳蒙山取道内江已聞公有欲去之意及接讀翰教始知二公皆為伊人所動欲録諸生講後劄記頗近

似者以奉覽久而未就故今答遲遲也頃孫淮海見教公去意已聞兩臺則志已决矣奈何奈何深恨援留苦勸之不早不力也抱歉抱歉如何來諭云道通天地萬物無古今人我誠然誠然但云欲卷而藏之以已立處未充不能了天地萬物也斯言似有未瑩徹處耳愚意謂當云已力未充故時有滯執處時有礙塞處於此但假漸習薰修久之不息徐徐當徹去矣即徹處謂之先天而天弗違即未徹謂之後天而奉天時也作如是功

者日用間種種色色刹刹塵塵皆在此大圓鏡智中卷舒自在不見有出入往來之相陵奪換轉之境矣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也豈可以為沾帶難於解脱耶又渠云欲於後天中幹先天事此妄作分別語以駭人聽耳且此大圓鏡智即不落有無之竅也更欲求何竅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言其不假人為無善無不善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指其率性而不假人為之處也周子曰和也

者中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指其巳發即未發之體也老子觀竅與觀妙同出同玄之旨與此同也佛氏不思善不思惡見本來面目之義與此同也豈可以中庸之言謂墮於情緣難免生死耶公所引情順萬事而無情者即圓覺經隨順覺性之謂也於此了了則世法與出世法一齊徹去無餘矣豈可非之謂於有無中取辦耶吾觀渠書中覬望有待之多自負張皇之甚輕侮前訓以表巳能墮於業罪而不自覺嗟嗟雲水瓢笠之中

何為作乞墦登壠之態耶宜見笑於大方之家矣姑置
勿論鄙見再為公誦之且公謂之了天地萬物古今人
我者愚意度之當如李畀人合論謂自他不隔一毫端
始終不離於當念云爾如公云責任之重有不容已欲
為巳任又立處未充則不免於攬厭之病矣何則天地
萬物古今與我一體也而欲取為巳任則二之矣是攬
之累也謂迎之也我與天地萬物古今一用也而患巳
立未充則二之矣是厭之累也謂將之也均之非謂隨

順覺性也且隨順覺性之句有三焉其一函蓋乾坤句周容徧攝之謂也其二截斷衆流句獨一無侶之謂也其三隨波逐浪句即隨順覺性之謂也三句一義也一義三句也夫能周容徧攝則一體矣能獨一無侶則一用矣能隨順覺性則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一如矣夫學至於體用一如則達乎大覺圓頓之門矣古人不貴踐履只貴眼明若能於此具眼歷落分明雖於日用之中官私之事情有滯執處念有礙塞處一歸於習氣

之累漸資薰脩方便而徹之耳如是則青城峨眉之中即衡山廬阜之境也衣冠師表之地即御風雲遊之處也逸莫逸於與衆同知也勞莫勞於違衆獨棲也古歌云如今休去便休去非謂休官休世休事也謂休其不了之心也又云若覓了時無了時不了之心在官去官任事謝事俱不了也惟智者當下了即當下休矣當下休即當下徹矣雖然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閩公昔學射於唐荊川矣自今觀之巧其可學乎然荊川之講

射法皆巧也當其初巧不在我而在荊川之言故曰不可學至其久而力充矣力充則巧至矣然後荊川之巧始在我雖謂荊川教我巧亦可矣聊以發公笑惟撥冗賜答望望

與趙浚谷中丞書　趙貞吉

慕公踰二十年僅為趙州風雪道上倚馬數語既已不堪其渴思矣别後復踰一紀始得連榻信宿於涇源之上為慰如何然而中心欲講說并其躡蹻登臨之興非

信宿可能盡也竟以此際別去若恝然者鄙人識淺實有愧後之防耳惟公能鑒之公以其為怯耶頃領順慶人賚到華翰并佳集書吉皆戒僕之留意禪宗者夫僕之為禪自弱冠以來矣敢欺人哉公試觀僕之行事立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僕蓋以身証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諍論比也吾性中所謂虛靈不昧乃統指性而言非僅指知覺之用也夫具衆理應萬事非渾然之心不足以當之即所謂天命明德

也故至虚而有至靈者即程子所謂静中有物者也可謂虚非性乎但可言心不可以言性也公嘗以此意攘袂談說於海内之人矣背去則鮮不以公為狂也而僕則向風賞音知公壯志有兼濟天下之氣故願一見公如渴如饑今僕亦欲以明智定力破此一身伐性陰賊雖不能徹底一澄照磨聖聰明如古至人而莊孟以下欲庶幾也向來嘗以此意徹露於公前而公遂疑之僕何不幸而不遇公之賞音哉夫古之君子得志則兼

愛天下不得志則康濟一身耳且一身亦不小也是天地之心也陰陽之會也鬼神之交也五行之秀氣也未有不被此根塵識念所壞者今自頤其身與凡夫等而欲造神聖之業豈不難哉公幸勿因忌其名遂不求其實也且宋儒拘拘而舉業之士又不足以語於盡性之門彼若肆其胸臆出不遜則予將奈之何故嘗自托於不省以免其喋喋唯於公之前則不敢復遜也夫公之戒僕意甚厚謂僕之才似可備世任使者若向空寂之

途則灰其有為之志䘮墮散棄不可鞭策而損於名教故可惜也頃京師有友人亦以此意相責僕欲發揮此道其說甚長頃刻未易傾倒令第與公約倘聖主異時任用公以廓清斯世僕雖老猶能為公執殳惟所用之功成便當角巾東道視去榮利若脫屣耳有一不如兹言公然後食之階下亦無懟焉此書若逢羅達夫可出之以致閱堂不必示他人以啓爭端

復廣西督學王敬所書 趙貞吉

自祁陽領翰諭於是僕病且兩月矣是日始取道永州入粵期以趨侍台嚴以受戒束頤先獲捧華章以重羈旅雖身在糞土而榮如雲錦之被體也惟先生才器夙成不煩磨琢以駕於時勁翮高騫俯觀萬類裒裒餘子無足當意頤劣如僕乃枉拳拳往在隨行通籍雖數仰南州之謦未一納西階之刺至奉使無狀棄之遠裔辱當時而羞列士進無容身之哲退乏立名之業徒具華髮而令妻孥顛露道左已身以禦魑魅受世之訾詬未

已若此可謂劣矣昨飛雄嶺中瘴止存皮骨耳孱妻弱子相向而泣是時可謂狼狽智勇俱困之際矣廼以宿無先容之資而君子眷然顧之盖投手而置之全安之域破世俗之拘攣而陋炎涼之錮習雖僕亦不知斯愛之所從也若此者豈非意氣相期屬於豪傑非衆人所同者哉嗟乎此事雖不足以盡門下之特達在僕則感激重矣奚翅僕哉雖使魯連高蹈太白不羈猶當折體酬恩疊疊報知已也何則易感者感結之情難忘者無

媄之恵故也自患難衰病以來血氣頓改神志亦弱誦習章句無一存記聞欲解其持牘之役以修鼓篋之業則旦夕惴惴懼為轝土龍而施雨恐驅策不前以傷門下之明自祁移永僅百里即精神昏蔽困頓數日猶未招復嗟嗟復安所藉以自効耶所以撫躬俛俛以思仰答惕中而無時休也俟至全依醫調攝稍定嗣布蒯管請裁狂斐耳

其二

承示高文讀之芒寒正色其指同於王伯安氏其文丰容峻整班孟堅荀仲豫之流也至其中所稱士變豈不益可慨哉楊墨佛老縱横諸家姑勿論論其後所稱者世之士為毅為節為才術為事功諸種種其於性皆遠矣其為途何多也夫在孔氏之門才之異者其總為品也有三其棄不與者一狂也狷也中行也此三人者孔子之所與語也鄉愿者孔子自謂不願使入門是直棄不與者也今掩然媚世之侣似少肆而人不知覺矣乎忠

孝之道日薄而天常人紀識者憂其負荷之難也辯言澤貌忮中強啄以鼓於世而便其私圖紛紛何時已乎安得孔子之所欲與語者不少槩見而棄不與者乃累生於世乎欲與共反經敦㬈之學率性依中之旨其誰為歸乎宜公之憂之也夫古之君子以道之不明已之罪也人之不動已之過也宜公之不能恝然也然而流風浩浩人懐其心欲變今之術與習而大同之其何始乎不曰大人者正已而物正矣乎其義淵深其任最重

者乎夫吾之身天下之人之一人也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其類安得不衆乎若是則庶民安得不興邪慝安得不變乎夫君子者衆人之表也其所則而效焉者也以言唱之以言和之而言有枝葉以行唱之以行和之而行有枝葉公欲變今之習俗而大同之必使天下之行有枝葉而後可也今天下以言唱多矣而風靡然日下何也公其知之矣一洗小儒之學非公其誰望哉僕流離疾病之中幸遇高賢接引故強為轉語如此非有知

也

其三　趙貞吉

領來諭示以真之訓其說曰茍其意真矣雖從入之途稍異彼顧無害於聖人之中道雖萬舉千差吾猶信之而況其不至於差乎確哉其言之矣非公仁為巳任擔荷之重誰能的然為斯語哉夫真未易言也黜妄而後歸真公謂狂狷皆有生意而愿者之根芽則焦爛不復入土此最真偽之别也至以訟事喻尤切於三人者之

情僕亦紬繹為數喻以酬來教可乎夫黜妄者如蕉之喻真種者如蓮之喻偽作者如姚黄之喻今夫剥蕉身者無蕉然不有蕉之根乎故黜妄者重重汰之則根本露而真體見矣蓮生淤泥而無所染非君子履世行已之則乎然蓮之為花非啻揚采質已耳為蓬為殻為仁仁之中復為薏焉則又一蓮矣此天機最真之處也君子力學履世而自得有似於此夫姚黄非不美觀與蓮奚以異然其爛然露者徒以供王孫俄頃之玩則委諸

泥沙耳竟何成哉今之論者欲胥率其徒同出一途則千萬一喙而真妄茫然無别遂令剽竊緣飾之儔得寞臼其中此不剥蕉之故也夫觀蕉之外非不蔼然大也而不知中實無有今持此術以履於世則剽竊緣飾之情亦易以見蓋利害得失毁譽幾微之際而肝膽盡章矣此其不能如蓮之潔也明矣公謂斯人得志則盈足以驅市人夥而從之非僕謂之俄頃把玩之際乎而不實之心虚浮之質徒慚負神明而幻其生平寶山空手

可慨也哉故君子之學必若薏之為蓮而後謂真得夫如此則可以隐可以顯可以默可以訓可以接前人之緒可以開後人之智可以格物經世而行教化天下之善行美名皆歸焉而不得辭自與世作則而世自戴之若尊親焉雖沒世而不能已此謂之至善大人之學非耶以其始之真故也僕方有志於此而未之力學聞公高論不自禁持縷縷如此然辭未達意為之歉然語云心之精微口不能宣殆謂是哉先生其何以教之

其四

二月初至家六月有量移之報忽臨粤使又枉尺書及所編定朱文幸甚幸甚僕昔在館中櫝蓄此書每讀之未嘗不惜我晦翁之不啇於言而勇於争論也或曰不直則道不明然則翁直也非争也答曰嗟乎是殆難與人言也往予讀荀卿之譏孟子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回視孟子之禽獸楊墨則竊謂持論之過嚴矣夫二子之學要有所本也

墨子本於禹楊子本於黄帝老子二子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至其徒之失真則非二子之罪也遽極其討伐而擬諸禽獸焉非不深究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乎謂之畧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者嘗謂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則於孔子之前上聖至人誠亦有所不暇考乃荀氏之言亦未為過至謂不知其統則雖予亦不以荀言為然矣何則統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塗觸處成窒

豈宜以論孟氏也孟氏之宗持志養氣是也是孟氏之三昧也義即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堯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謂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為人自嬰兒以及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其末年乃嘆師門嘗以為教顧巳狃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將姑為是謙退耶抑所造實若此耳夫使翁之所造實如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

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夫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人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騭之工說彈之盡椎擊之便剥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後之人尤依望諸子有褰旗擊空之能而不遽去也嗟乎是殆難與人言也盖孔子既沒大義已乖而微言將絶於是紛紛好飲食而尠廉耻以詩書發冢者塞

路矣故荀卿斥之為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是而非其非故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如衆竅之號而各據其翏翏刁刁以相爭於靡然之途者也夫莊子之推意欲息諸子之爭論以相忘於道術之中云耳顧雖程邵大儒亦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莊生為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未知解况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若莊生又莫過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

六家指要矣曰吾於道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儒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焉已耳其短者吾將棄之已耳所貴於折羣言之衷者不當若此乎今觀晦翁之書其所評騭千古說彈百家椎擊名士刹刷羣言不遺餘力矣有曰吾於某而取其某長者乎有曰古之學術有在於是者某聞其風而興者乎各以其術鳴而同於一吹目為天籟者乎或曰晦翁自任之重故闢邪距詖不得不嚴本孟子也烏得以莊生史

談之論道術比予曰嗟乎此所謂殆難與人言者矣且學術之歷古今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如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遏糴曲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蘓陸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

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於禪曰為異端而懼其一言之汚也顧自處於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物理會以為極致至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為善稍涉易簡疎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異端矣夫如此學道烏得不陋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其尊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號與更始皆謂授人以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為闢禪而不知其實尊禪矣夫均一人也

其始可以學禪亦可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何耶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為正學耶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是豈塵埃濁物昏沉鑽故紙而已耶雖然翁固未易測也予嘗考其世設處翁之地而論翁之心其拒禪甚力惡蘇尤深詆陸太露其意亦畧可觀矣蓋南渡之後高孝二帝極愛蘓氏文章所謂家藏蘓氏之書人講眉山之學也二

帝又皆好禪故皆内禪以畢其功予甞見佛照禪師奏對録而知朱仲晦之不遇孝宗決矣況於光寧之朝耶翁忠孝天性剛奮有餘欲復二帝之讐而無一旅之託其文章議論至於國勢安危之幾君子小人升降之際則芒寒正色恢拓奇崛使人凛凛聽之不倦視其講學訓解如出二手誠有以激之也陸氏之異則出不相下所謂明其為賊乃可服之意耳夫僕往之讀朱子大全之日其論如此又欲以暇日披覽抉摘取其合者為一

編別為一書以表白諸子凡經朱氏掊擊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於莊氏道術篇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闕涉頗大力未必得遽為而止也今讀公所抄若有意焉故肆發其狂愚不知有合於公之意否便中幸一批教焉夫我輩之於斯世出諸老之後以論學知言為任者也又遇良友烏得不盡匆外其狂而踈絶是幸適抱釆薪之憂詞不發越不得達此衷曲奐鑒其畧云耳

答大理寺李中溪書 趙貞吉

會短別長不見公已三十年矣士夫與釋子遊士談公行事不知其幾千百俱彷彿耳未若南都遇貞所馮公見公手翰深說道妙知遇異人又得真悟故自度度人亹亹不竭如此其說如探物懷中不假搜索又如食蜜中邊皆甜贊嘆奇特終歲不盡以遭大憂與貞所別今二年矣忽枉手札又領所著心性圖說可謂奇特中奇特元聖秘密大事因緣滿口道之傾囊出之惟恐人人之未及知何其慈悲之大也且宗門中自少林單傳以

來皆言語道斷一路不知何事六祖下南陽忠公出一清源道者有許多圓相宗旨付與仰山而西方神僧與小釋迦相見亦以圓相相示故五家宗門獨潙仰一泒入門便打圓相其說至數傳遂絶矣嘗推原其自豈非伊家三點卍字輪相先佛一脉之流傳乎五代時陳圖南不知何處傳有太極圖而濂溪得之著為說以傳於世故道家者流如白玉蟾李和清紙舟冲素輩皆畫圓相以為鼎器而文始經性心情識意諸說實相符契與

禪宗雖不無一線之隔而源流傳播信秘藏之未嘗絶響也觀公所著真遇異人而得真悟無疑矣第援孔顔樂處以為首楞嚴定此自生静端也白沙云千古聖賢如過影何必援以為重耶得無有美名之慕乎顧先生自信自悟不必求世之知我而欲普度衆生亦非意識著述所能辦也如何如何近日友人問僕以心性之别僕答之曰心如水如鏡性是其涵光之處心又如劒性是其利斷處故聖凡同居世而不同生同沒世而不同

死也似與先生之論頗合如何去人倚馬促書不能萬一又久荒筆墨不能自書倶希鑒亮便風乞再賜教當竭其愚今聊發其端耳

與聶雙江司馬書　趙貞吉

馳神公所者幾二十年矣然未嘗修問通殷勤左右此足明僕之不斂也乃過蒙不棄以爲可教前年領訓言示以乾乾免咎之旨盖讀之犁然有當於心惕然有警於中無何即及於罪譴誠服先生之先覺矣兹僕之事

譬之盲子被髮號走以救隣火出門跬步即入坎窞誠足恥矣過者棄去不復顧眄獨有長者見盲子哀其以救火故不惜千金之藥大賜盲子令其復明此長者之恩寧有既乎嗟嗟僕往事念之誠可愧恥若此盲子三年來親識舊遊無復一字相問乃又過蒙長者不棄絶猶以為可教兩度寄問今領後番周二守所賫到誠欲僕之心復明也已視此長者憐彼盲子恩不百倍耶三年謫官瘴癘疾病不啻其心苦耳乃其不肖之身亦已

敝矣然未嘗敢以一字聞於親識舊游亦士之體當爾
非以為名高也茲則不敢自外於左右者誠又服先生
之先覺作人長厚慈義之重矣嗟嗟僕生二十年方知
學道初以苫次三年見哀而不傷之體後復閉戶習靜
久之雖未凝寂而正念不失又三數年可自娛樂稍以
家貧故出求仕遂荏苒名妄粗狂暴害十六年始及於
禍三年中悔艾念此則魂魄動而病亦作矣乃其初念
旋以暗濁嗟嗟僕之行履二十五年之間又若彼田舍

郎之積少貲以自殖忽出大都羨其巨麗歸以少貲往日南朔北朝夕馳騖貲盡窮歸無所於託棲惶在道復念少貲有如隅世又若夢中今先生之憐僕墮盲子之困而不知由僕動狂賈之妄念始又如此乃昨讀所惠三書驚嘆奇作入一悟之門扶百氏之髓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依此脩行可以出世可以經世無復疑阻矣僕悔艾離索之中得此如前貧田舍郎依戴長者寶車圖營復少貲雖為客作常得沾丐喜慶無既如此雖欲拘小

諒自外於門下得手恭惟有道應期以解世紛吾君得忠靖之臣公卿獲直諒之助士大夫有持論依歸之地顧僕懷犬馬之心者其於國禎寧不戀企他日稍得慰倚閭返初服倘不即先朝露當手寫是寶書藏之眉山中以詒千古以報知己未由瞻接肆此緬縷惟賴庇覆愆罪不以示人萬萬

寄洗少汾書　趙貞吉

別久矣尚憶兄向在都下坐敝舍中論白沙詩法英特

奥援人猶在目昨寓胄監廣南諸生携示兄所論辯不覺喜敬造詣之深修為之實雖從此坐陳子釣臺稱湛門宗嫡誰得禦之健羨健羨弟以粗浮之過至勞恩譴入粤以來每翹思君子翼之寡過山川修阻悵如見之近以學不得力猛自省改翻思向者少壯入仕之初天心初復光景稍露始入靜安之門頗輕諸累之繫當斯時也衹宜退步知非檢過畜德以俟實得而根力輕微不自禁持嘐嘐多言自蹈淺薄遂生一念欲速之心乃

有淩踦古人旁睨一世之祟令入心腑而諸障種種因之竊入復樵春絢汲與祟作家而祟益得志矣蔽以眉末之雲令不見眉睫之過塞以芥豆之尠令不聞雷霆之聲祟之能如此昨涉憂患始悟道力輕微又牽疾病血氣頓減而祟之情狀遂盡露矣何則古人剛柔彰徹之論不震不動安身知本之説身心澄契無一胳合乃知昔者光景虛浮强陽氣耳烏在其為學哉凡之高明敏達百倍於弟而師友發明日新月煉學問過患似易

察識矣然前所稱祟者每瞰高明之家而藏於膏肓之地遇為所蔽者譬如中魔之人自為護魔之說人孰得而指之耶故不可不精察毋若弟之久為所弄而嘆自覺之之晚可也

復歐陽栢菴掌科　海瑞

承諭聖人無近功速化今日行之明日見效皆伯者詐術之私而已此說似矣實非孔子言必世後仁至三十年遲矣然為魯司寇男女别途豚羔不飾價子貢謂立

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未有若此速者是則何為聖人即此道法即此至誠惻怛之心為之可以見效於數十年之後亦可以收效於俄頃之前必世後仁之中自有綏來動和之妙不言其速而自無不速猶之男耕女織數月而後得衣食遲矣然自此以後陳陳相因有餘粟有餘布無速無遲而不得徒以其初言法制未備聖人亦必有以處之非坐而待至數月也縱商賈傭功場圃夫脚嗣往興來莫非王道亦莫非孔

門事業今人每鄙書生迂腐無用勇猛能操切吏書仕宦威氣於世正以書生知王道之遲不知王道之速也假如於今賊臨城臨村破滅呼吸乃曰候我去做務農講武之法來其可乎醫家急則治其標治標亦醫家正道而非旁門邪術也治標與綏來動和作用不同姑就速化一端言之富國強兵陋為伯術儒者不屑聖人不富國強兵耶什一而徹田獵講武富國强兵天下之於聖人莫是過也謂聖人言義不言利兵非得已天下寧

有這等癡聖人死地聖人耶自謂我為天德為王道一謀畫一施行大大小小求之而不可得訖為矣而又不見其出手為之苟且因循日挨一日止是以一件有待不可速做藉口答人此天下所以厭儒人迂腐無用而尊孫吳管晏也伯以速道悮天下儒以遲道悮天下其害一而已矣詐術猶可支持目前腐儒目前日久俱無用之世主樂就功利厭仁義之談厭腐儒也無所倚仗不得不然也今日有真聖人出焉遠過孫吳千百世主

無不樂之樂之非真知德義可尊而貴也樂其遠在孫吳之上富國強兵見目前也許魯齋謂學以養生為本或者以為不知道譏之借口養生為富積計則謬矣朝聞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人死矣亡矣而後可以聞道耶賜不受命貨殖顔子庶乎屢空未聞顔子聽其餓死不為生道計也儒者迂遠而濶於事情無所用之有賊臨城行冠禮者有一籌不展抱守忠義俯首就戮者聖人原無此等道理原無此等忠義也呂祖謙謂莫速於聖

人莫遲於申韓莫利於聖人莫鈍於申韓此道此意知道君子自可得之於其速不於其遲伯道也為其遲亦為其速王道也天德也公區區之說不免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敬布所見求正非敢為辯也

與王伯安先生書 吾謹

往歲獲見執事於杭城欵領道論深覺灑然自得以為執事德器温粹言議精密今世之君子論道義者無如執事惜再往欲竟其緒言而執事行矣悵然而歸至今

且以為恨謹少時嗜釋老之術索其書讀之竟日不厭悅其清虛高廣之論見其同而不察其所以異灰心死形幾至無救自知夫體用一原之學而僻側固陋之習已漸埽矣恐厭酣糟粕之餘或未能盡滌其渣瀝時時發言猶不免踵故習執事於其每言而疵之曰此禪家語謹亦安敢自文也哉然以為認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淫於虛寂之教而終身不知返者則實非謹之所甘為也執事述程子之意謂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蓋

子所謂性善是繼之者非本然之性也是誠足以破釋氏知覺是性之說而吾儒天理自然之妙有不容辯議而明者但謹之所謂虛靈不昧乃指統性情之心而言而非指虛靈之識也夫具衆理應萬事非渾然之心不足以當之即所謂天命明徳也故至虛而有至靈者存即程子所謂靜中有物者也可謂虛非性乎合虛與氣有性之名釋氏徒取其氣之知覺運動以名夫本然之性而程子所謂性乃太虛之名也謹之所謂虛靈是性

亦取張子之合虛與氣者而言也苟以虛靈不昧輒為釋氏知覺之說則謹之所未及知也若又以虛靈不昧為但可以言心不可以言性則朱子固以是訓明德矣明德可謂非性乎況心可以兼性故程子以未發之心為性虛靈不昧固不可謂之已發也幸執事為謹剖之竊謂世之欲排釋老者大率當如歐陽氏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不宜呫呫動喙與之角勝負也周濂溪無多言說讀其書者亦足以知邪正之辨至程子始別之然亦

云不若從迹上看故攻其迹則猶可屈之為城下之盟及朱子乃謂其源頭已與吾儒有別夫辨其源則彼固有說以抵我矣此朱子不及程子處且楊氏所謂其慟其喜中固自若而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其形容聖人之心似亦不為害理朱子以為誠如其說則是聖人當喜怒哀樂之時此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為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此尤可疑也夫程子固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矣蓋謂隨物

應之如水鏡之照物因物而見水鏡固漠然無所動也今以聖人當喜怒之時猶不免動其心以應物無乃異於明鏡止水之義乎若以漠然不動為不出於中心之誠竊又以為不然夫渾然在中即天道之誠因其可喜怒而喜怒之特其心不逐之而動耳尚安得謂之不誠乎況程子答蘓季明之東亦曰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不中以道言之則何時而不中喜怒哀樂之迹所謂事也而聖人之心渾然全體即所謂道也若徒見其事有時

而不中遂謂其心之應事亦隨之而有所偏倚無乃異乎此其所謂離於釋老者何耶若楊氏所謂顏子雖夭而有不亡者存朱子疵之是矣其言曰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是所謂任消息屈伸之往來而廓然與化為徒其高於釋老之守靈爽知覺者奚止一等然而人心不死之說與夫圓融無際之語尚

不免掇其緒餘幾何足以服其心而使之帖然不敢辯是非哉夫聖人不得已而有言言之多非聖人意也後之儒者往往得已而不已故時有出入之弊徒足以起爭端耳往嘗觀横渠之言曰道德性命是常在不死之物也已身則死此則常在竊笑以為立言正不當如此孔子未嘗無言不過曰窮理盡性至命而已今欲攻釋氏而立為此論不幾於助之乎謹亦誠知夫聖賢立法之嚴衛道之至時時猶不免異端襲擊潰圍之弊况敢

身自蹈之以滋天下後世之擾乎徒以為不必與之多辯明吾儒體用一源顯微一致之妙篤於力行以自致於高明則勍敵可不攻而破矣執事以為何如由敬而靜由靜而虚虚則性矣此謹之思自力者也不知尚有墮空顛仆之患否幸示教焉若精微之論非面究不可茲且未及覼縷惟執事心察之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四